



狮子梦见

下

愿此生成就，都是与你相关戏份。

小狐濡尾——著

下

狮子梦见

孙狐濡尾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见狮子 / 小狐濡尾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13-4

I. ①梦…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6109 号

梦见狮子

MENG JIAN SHIZI

小狐濡尾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兮
责任编辑	杨旭 陈蓉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沐枳 黄紫橙
封面设计	46 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符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513-4
定价	4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4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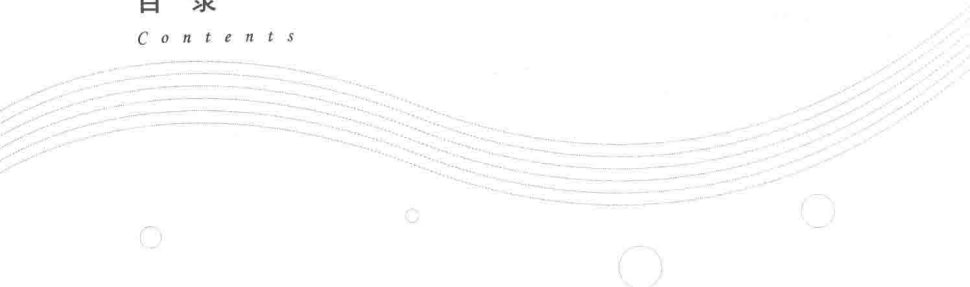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你唱傀儡，还是傀儡翁	001
第十二章	弱水	035
第十三章	天生骄傲	062
第十四章	舍我其谁	092
第十五章	觉醒	122
第十六章	暴风雪	142
第十七章	花与剑	164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allel, wavy lines that curve across the page. Below these lines are several small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some solid and some hollow,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第十八章	世界上唯一的花	191
第十九章	梦见狮子	225
番外一	倪麟	236
番外二	关九	244
隐藏版结局		253
大梦版结局		255

元旦那天晚上，白翡丽带余飞去看《龙鳞》的正式首演。

路上白翡丽把手机给余飞，让她大概感受了一下《龙鳞》这个游戏的风格。余飞从来不玩游戏，看了两眼就还给他。

“没有上次你玩的那个精致。”她说，“不过是另外一种美。”

“你觉得上次那个精致，是因为那个游戏偏女性向，《龙鳞》偏男性向。”

“你都玩？”

“风格特别的都会试一试。”

风格特别，嗯，余飞想起白翡丽家中，二楼有两间书房，小的那一间是白翡丽的。小书房中有许多大木箱子，一直摞到接近天花板。白翡丽说箱子里装着的都是他小时候看过的漫画、小说和影碟。

那些木箱子上刻着很多台词和对白，大约是用来提醒他箱子里装着的是什么。

余飞对其中一个箱子印象最深，因为那个箱子最破，上面还刻着四

句话，小学生的字迹：

现在正是向着蓝天凯旋之时
绚丽的纸之风雪，钻入神社牌坊
周波数相同的邮筒和冰箱
命你们担任前锋！

余飞虽然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因为要唱戏，也被缮灯艇的师父逼着读了许多诗词曲赋、传奇小说，对文字有感觉。

她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四句话写的是什么东西！

对文字感觉好的人，看到文字脑海中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相应的情境——尤其是这种描述性的语言。但余飞在看着这四句话时，脑海中却起了异样的冲突——与她的惯向逻辑起了冲突。

如何向蓝天凯旋？

风雪如何绚丽？

邮筒和冰箱的周波数是什么？又如何担任前锋？

但奇怪的是，这段话却对她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以至于现在她都能回想起来。

白翡丽的书房中有许多这种意义指向不明的东西，她待得越久，发现得越多。发现得越多，越觉得这座小楼中承载着许多关于白翡丽的历史，不为人知也很难解读的历史。

但她自然而然地觉得这就是白翡丽，白翡丽如果那么容易被看懂，就不是她所认识的白翡丽了。相比于她的简单，白翡丽的脑子里总是装着各种繁复冗杂匪夷所思的东西。这样的白翡丽，也是一个总令她觉得陌生却又新鲜喜悦的白翡丽。

《龙鳞》虽然是鸠白工作室制作的舞台剧，白翡丽却是自己单独买的票，拉着余飞像普通观众一样排队检票入场。

大剧场人坐得很满，还没开始时，通过横幅和灯牌能很清楚地看出哪些是游戏的粉丝，哪些是舞台剧演员的粉丝。

这种舞台剧的秩序远不像正常话剧那样井然，每当有知名的 coser 出场时，满场都是尖叫，尤其是关九饰演的女将军出场时，剧场里的女孩子们都像疯掉了一样。

“爱你爱你爱你啊！九哥！”

《湖中公子》上演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阵仗，只不过余飞在后台准备，没有看到。

余飞小声问白翡丽：“关九这么火的呀。”

白翡丽：“嗯。”

“我亲过她。”余飞得意地说。

白翡丽：“……”

为了让余飞看得懂一些，每当有游戏的经典角色出现时，白翡丽都会给她讲解。每每这时，余飞都会注意到她旁边两个打扮和发型都像男孩子的女生特别激动，有一段游戏中的经典音乐出现时，其中一个还在边叫边抹眼泪。

余飞很惊讶，问白翡丽：“你们舞台剧的演出效果都这样的吗？”

白翡丽说：“《龙鳞》这个游戏做了有十来年了，陪着一代人长大，自然感情很深。”

余飞想想也是，那些老人家，听着《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时，也会抹眼泪。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成长记忆不一样了。

《龙鳞》的人物还原度很高，看着那些粉墨登场的角色，余飞觉得几乎和她在游戏里看见的没有两样。看她身边那两个游戏粉丝的反应，

显然是一个惊喜紧接着一个惊喜。

余飞不玩游戏，对剧情的投入不深，更多在看舞台的空间设计和灯光美术效果——她会不断联想京剧的舞台。

但这个真的无法去比较。

京剧舞台一桌二椅，方寸之内纵横万里江山，转瞬之间征伐千秋事业，全凭“写意”二字。

而《龙鳞》呢，是关九用她六年建筑学的底子，大手笔实实在在做出了舞台空间纵深，是白翡丽借助光影和舞美效果制造出了那样一个风云际会、龙蛇起陆的亦真亦幻大世界。

“龙”的意象和美术风格贯穿整个舞台剧始终。

余飞分辨得出白翡丽是用了一种名叫“飞白”的书法风格来表现这种“龙”的苍劲浑朴、恣意挥洒。当主要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人的身影被投射在背后的大幕上，又被灯光幻化成椽笔挥扫的飞白影迹。那飞白影迹最终又幻化为龙，其势若飞若举，形成人龙合一的舞台效果。

光是看舞美，就堪称一场视觉盛宴。

演出结束，掌声雷动，久久不散。

白翡丽很淡然，“第一场都是铁杆粉丝捧场，自然要热闹一些。”

买了VIP票的观众被留下来和主要角色合影，白翡丽拉着余飞往外走。他护着余飞不被其他观众推挤，问：“你觉得怎样？”

余飞想了想，说了三个字：“视觉系。”

白翡丽抿抿唇，低眉笑了。

余飞说：“难道不是吗？一种最直观的视觉唤醒和挑衅，和游戏本身一样的直接粗暴。”

白翡丽笑了起来，点点头，“这就是游戏厂商的定制需求，也是扬长避短。”

他们已经走出了剧场，外面人更多，大厅中在销售《龙鳞》的游戏周边和舞台剧周边，人头攒动，走都走不出去。余飞便和白翡丽走到一角的大绿植旁边等着。

“你知道日本有一种戏剧叫歌舞伎吧？”白翡丽看着那些飞快减少的周边商品，问道。

余飞点头，“知道。”

“歌舞伎最早靠演什么吸引人你知道吗？”

余飞摇摇头。这次考研的时候，为了准备专业课她啃掉了世界戏剧学，其中也包括日本戏剧，但书中没有介绍得这么细。

“嫖妓。”

“咦？”余飞吃了一惊，她所知的歌舞伎，和木偶净琉璃、能乐、狂言一起，并称日本的四大古典戏剧。

“这种舞蹈轻佻新奇，一开始由许多年轻貌美的游女（妓女）和男子来演，靠色相诱人。后来幕府要求只准男性演出，并且要把前顶的头发剃光，用中间的一撮头发向前结成‘野郎头’。不能再依赖色相的吸引力之后，歌舞伎开始追求演技和故事性。”

“所以？”

“所以我们家关山千重不喜欢《龙鳞》，忍了半年多接了个新项目，叫《幻世灯》。”

人未到，声先至。这声音清越，带着几分锋利。余飞以为关九现在应该是在和VIP观众合影，没想到她会找到这里来。

她卸了妆，散着长发，穿着件时下最流行的睡衣长外套，戴了个口罩。

关九过来打掉白翡丽牵着余飞的手，“人借我一下。”她对白翡丽说。

她抱了一下余飞。这时候她穿了高跟鞋而余飞没有，她在身高上略微占了点优势。抱的时候她贴着余飞的耳郭说：

“你居然用个假名字骗我。”

余飞扣着她的腰，也贴着她的耳垂说：“刺激不刺激？”

“差点把人家刺激坏了。”关九以外人听不见的声音说，“听说你被别人烫了，这事儿我去摆平，就别告诉人家了，这种事，不适合他做。”

余飞微微地皱了下眉。

白翡丽在一旁哼了一声，关九放开余飞。

“你想了三天……这就是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关九看着白翡丽说。

“什么决定？”余飞望着白翡丽，好奇地问。

“决定带你来看《龙鳞》。”白翡丽干脆简洁地回答。

关九看着白翡丽又拉住余飞的手，晒笑了一声，“算了。来都来了，不去后台看看大伙儿说不过去吧。”

后台人满为患。许多VIP观众合完影还不想走，在后台转悠。鸠白工作室人数有限，也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玩法，面对失控的局面，一时也没有办法。几个主演都快被玩坏了。

关九早就明智抽身，带着白翡丽和余飞径直去了鸠白工作室的主创团队所在的那个房间。

“我把你们最讨厌的关山带来了，随意处置吧！”

梦入神机、马放南山、尹雪艳、鬼灯、一念成仙等人之前都备受折磨，这时终得超脱，口中齐齐发出“哦——”的幸灾乐祸的叫声，拿着粉丝们送的公仔就猛扑了上去。

然而扑到半途，戛然而止。

他们看到白翡丽身后，站着一个长头发齐刘海的姑娘。

愣了半秒，这帮人喊道：“言佩珊？”“刘戏蟾？”“……”

马放南山眼尖，看到白翡丽在身后还抓着余飞的手，叫道：“关山

弟妹！”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倒抽一口凉气，“我的天哪……”

尹雪艳仰头看着天花板，“我仿佛出现幻觉……”

鬼灯瞪大双眼，“我们刘戏蟾被制作人潜规则了……”

梦入神机咔嚓一声拍了个照。

余飞：“……”

白翡丽却仍然没有放开她的手。

关九搭上余飞的肩膀，“怎么称呼呢？要不，入乡随俗，取个花名儿吧？”

余飞看了眼白翡丽，他也正看着她。

余飞倒是挺大方的，用花名总比用真名强。她说：“那就叫‘风荷’吧。”

白翡丽那春山一般的眉尖一挑，“？？？”

马放南山问：“哪两个字？”

余飞说：“‘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风荷’。”

马放南山和众人齐齐点头，“哦哦哦，好名字好名字。”关九也觉得不错，正好行政小哥进屋来拿东西，便吩咐小哥去做个新的工牌。

白翡丽：“……”

余飞笑，“九哥，你就这样忽悠我进你们工作室吗？套路很深啊。”

关九正色道：“不签合同，不发工资，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咱就搁一关山千重在办公室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说，这叫不叫忽悠？”

研究生初试的成绩要二月底才出来，余飞跑去恕机那里求了个签，出来是上上。恕机看了一眼签文，说：“考试必过，甭废话了，回去准

备复试吧。”

余飞乐颠颠的，“我还啥也没说呢，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考试？”

恕机瞅了余飞一眼，双掌一合，“阿弥陀佛”，念经一样念叨了一大段：

“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莫踌躇。

“天来问追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

“八问七，喜者欲凭七贵，怨者实为七愁。

“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

“士子问前程，生孙为近古。”

余飞打断他的叨叨，“什么天什么追，什么七七八八的，你最近研究封建迷信走火入魔了吧？”

“什么封建迷信？搁现在这会儿叫心理学常识。不过你能听出天啊追啊，七啊八的，也算你有慧根。”恕机同她比画，“‘天’是父母，‘追’指儿女，‘七’丈夫‘八’妻子。你看你啊，老余腿断了，两个儿子都不理，你过去当个海螺姑娘报恩，也算是和他破冰了。

“再看你和你家小狮狮，鱼水得谐，于飞甚乐，还有什么可问的？你又不是商人，不问前程还问什么？”

余飞听了那什么鱼水、于飞，脸色涨得通红，上去就是老拳拳捶他胸口，“问考试就问考试，你干吗每次都要嘲笑我！”

“我嫉妒不行吗？”

“你不是个和尚吗？！”

打闹归打闹，恕机的话，余飞却深信不疑。更何况她考完试心中有底，本来来文殊院就只是求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回去之后，白天去余清的诊所帮忙煮煮饭，空余时间便开始准备四月份的复试。复试就考三样：《中国戏曲史》、英语听力和口语，外加

一个专业面试。

白翡丽也很忙，元旦之后就全力投入了《幻世灯》的筹备之中。余飞每天晚上去瞻园给尚、单二老送饭，十次里也难得见到白翡丽一次。

但白翡丽越来越喜欢晚上跑到余飞这个小破公寓里来和她挤着。一开始冻得哆哆嗦嗦的也来，后来暖气修好了，他就来得更频繁了。每次来还带一堆食材，就搁在她的小厨房里不说话。一开始余飞以为他是带过来给她吃的，后来想明白了，这人是在赖着她给他开小灶呢。

不过破屋藏娇嘛，这美娇娘是要宠着的。所以只要他带，她就给做。更何况余飞觉得看着美人儿吃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劳尚、单二老教导，白翡丽吃相很好，咀嚼不张口，吐刺必掩口，喝汤用汤匙，小口小口地品。每每吃起来，手和脸都生动。余飞觉得，以后要是学画画的话，画得最多的，应该就是他吃东西。

白翡丽的生物钟和她是错开的。余飞早睡早起，生物钟规律，一般给白翡丽开完小灶，再过一个小时她就上床睡觉，那时候白翡丽会到床上来陪她一会儿，直到她睡着为止，然后再起来接着工作。早上，睡到余飞早功回来，再到工作室去。

两个人都尚年轻，最好的年纪，对彼此都有需求。灯火灭尽，衾被厚暖，年轻的身体仿佛永不知匮乏。

有一天晚上，又是两次。余飞精疲力竭昏昏欲睡，他还精神很好的样子。她背靠在他怀里，就着模糊月色微抬眼睑，见他左手手指微微曲起，轻轻地拨弄她被汗水黏在颊上和肩上的头发。

他的动作有一种妖气和冶艳，秀气修长的五指和她浓厚的长发深深密密地纠缠，漆黑的发丝缠绕在他白皙的手指之间，余飞恍惚间觉得像山间的青岚，又似缭绕不散的轻烟。

他的声音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和他平时清馨样的声音不同，

带着一种空灵美妙。

他问：“你爱我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兀了，余飞感觉像是在做梦，又像被他挠到了痒痒，嘻嘻嘻嘻地笑个不停。

他勾着手指搔她耳下的脖子，“嗯？”

余飞困得不行，闭着眼睛笑着扭头挣扎。

他又问：“你会一辈子陪着我吗？”

她迷迷糊糊的，又笑，攥住他的五指不让他乱动，含混说：“谁知道明天的事——”

他于是又低头吻她。脊背的肌肤摩擦着他胸前和小腹上韧实的肌肉，汗粒清晰地从中间滚过。余飞喜欢这种熨帖的肌肤之亲，很快沉沉睡去，仅存的一丝清醒隐隐约约听到“我爱你，我想一辈子陪着你”，她却觉得这是梦，并且像每个人遗失掉的千万个梦一样，她也很快忘记了。

“风荷”这个名字很快随着梦入神机的那张照片在圈内传播开来。梦入神机那张照片很机灵地没有拍到头，但反而勾起了更大的好奇心。

毕竟刘戏蟾惊艳一场后消失不见，《龙鳞》演出成功后，关山千重才是鸠白两出舞台剧真正的幕后制作人的传言沸反盈天。

再加上之前关山千重和非我工作室的纠葛，一时间大家都热情地八卦起来。

白翡丽郑重跟她提过：风荷这名字真不适合你。

余飞心想不适合最好了，她也没打算在这圈子里待着，为什么要取一个一眼能把真人和花名联系起来的名字呢？嘴上却反唇相讥：关山千重更不适合你，咱们两个半斤八两，不好吗？

余飞还见到了小芾蝶，小芾蝶很淡定：早就感觉到你们俩有一腿。

余飞：呵呵，白疼你了。

小芾蝶说，你跟关山老爷爱咋样咋样，别染指我的关九女神和弱水白月光。

余飞心想你女神我已经亲过了，又转头问白翡丽：弱水是谁？

白翡丽嗓子眼儿有点痒，马放南山代为回答：我们鸠白工作室的上古神物、镇店之宝，神龙不见首尾，轻易看不到的。

余飞问：比你们四大神兽还上古？

马放南山点头：比九哥都骨灰。

余飞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看我把这个白月光染成黑月光。

白翡丽把余飞拉走了。

而绫酒那边，确实再也没有找过余飞的麻烦。余飞有一次偶然听见鬼灯和尹雪艳他们在楼梯间里说，关九找绫酒谈过一次，说你从我们鸠白工作室出道，有多少黑历史在我们手里你知道吗？关山从头到尾让你，一句话也不多说，那是因为他内心光明，但我关九不是这样的人。这件事和风荷没有半点关系，你要是再揪着她不放，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能让你在这个圈子里一天也混不下去。我关九行得端坐得直，你要跟我硬碰硬，我怕了你就跟你姓。

余飞原本以为，关九想方设法把她拉进鸠白工作室，就是为了让她回来接着帮忙演刘戏蟾这个角色，或者在《幻世灯》中扮个类似的角色。她甚至觉得白翡丽现在和她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意思。

她始终记着白翡丽的那句话：你想让我对你用感情？

但是一直都没有。尽管她拿了“风荷”这个工牌，关九也没有这样诱引过她，白翡丽也从来没有对她提出过任何要求。

她开始不知道白翡丽到底对她所求为何。

她后来也想开了。可能他和她一样，都是一个人睡觉怕冷，一个人吃饭怕无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既然如此“鱼水得谐，于飞甚乐”，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她和白翡丽的相处也越发变得自然而然起来。有些像是应了关九那句话：“咱就搁一关山千重在办公室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白翡丽不要求她为鸠白工作室做什么，反倒是她开始经常往白翡丽身边跑。

白翡丽虽然名义上只是《幻世灯》的制作人，但也几乎是半个编剧、导演和舞台设计者。跟着《幻世灯》这个项目，余飞看到了一个现代的二次元舞台剧是如何诞生的。她开始理解“第四堵墙”，了解镜框式舞台、戏剧空间、舞台设计、阿披亚与光。

前段时间重点做剧本。《幻世灯》已经完本，分作五个单元故事，舞台剧需要把整个故事打散重组，然后截取第一个完整的单元故事，做出一个适合舞台剧表现的剧本。

梦入神机自然是剧本的主笔，但那段时间余飞也经常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坐在梦入神机旁边奋力敲字，余飞和白翡丽走过时，便会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瞪他们一眼。

余飞发现在鸠白工作室中，问白翡丽一些八卦类的事情远不如问其他人好使，于是趁那姑娘不在的时候问梦入神机：“你旁边那姑娘是谁？跟我和关山有仇吗？”

梦入神机咳嗽了一声，说：“哎呀，说起来，还真是有仇。那姑娘是九哥的朋友，《湖中公子》的原作者小狐。咱们在Y市演出的时候，她去看过的。之前九哥邀请她写《湖中公子》的剧本她没答应，但看完演出后，跟九哥打了个赌，说要是你跟关山在一块儿了呢，她就给九哥写下一个项目的剧本。这不，托你们的福，她把自己坑进去了，她现在